

## 家书

□潘智

父亲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,那时的大学生不同现在,用“金贵”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母亲出生在山沟农村,很小就不幸成了孤儿,他们的结合也许是完全源自命运和巧合。从我记事时起,父母从未为琐事红过脸,时过境迁,依然相敬如宾。良好的家风和成长环境也养成了我们兄妹朴实、友善和坚毅的性格。

偶然整理物件,想不到父亲的几十封家书竟然保存完好。这一场不期而遇,让我倍觉珍贵。印象里,父亲给我写信,大概是从我踏入军营时开始的。

那时,第一次远离家乡和亲人,从小就喜欢听父亲讲励志求学故事的我,能在紧张的部队生活读到父亲的来信是件快乐的事。后来,随着我上军校,频繁的工作调动,加之通信的发达,我与父亲的书信渐渐少了,取而代之的是电话、微信,可父亲的家书依然没有间断。他常挂在嘴边说:通讯固然方便,但不等于能替代书信。对我们这代人来说,书信更能体悟到亲情,见信如见人,更能读出精神和思想……

父亲的家书,印象最深的大概有三次。一次是我参加军校考试那年,父亲来部队看了我一次。那次,我与父亲聊了很久。印象里,父亲对子女都很慈爱,但对我们学习和做人总是严厉刻板的,而那次感觉父亲很平和。后来,父亲给我写了一封家书,大概是要我考试时思想包袱不要太大,要轻松面对,人生道路很宽广之类,并激励我“既然选准目标,就应有担当的勇气,勇往直前,无怨无悔”。说轻松是假的,但父亲的话犹如一泓清泉,给了我无形的力量。

父亲总是督促我走在最前面。入伍第一天起,我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或许是自己没有达到一名党员的要求,直到军校毕业未能批准,为此我也曾灰心过。父亲知道后给我写信道:“不要以为一次失败就是永远的失败,即便入不了党,也要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要求去约束自己。”

和妻子结婚后,父亲又给我写了一封家书。那时,电话已经很普及,人们日常交际基本上已经不写信了。收到父亲的家书,让我恍如隔世。信中所叙,有时让我觉得迂腐可笑。父亲跟我说了一通维护婚姻的大道理,闪烁其词地提醒我要学会相互谦让,相濡以沫。心想这老爷子一辈子真是有操不完的心,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还这么“迂腐”传统,但细细想来其实不无道理。如今我已为人父,对父亲的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,夫妻间的幸福和谐,不就靠的是包容、理解和信任么?在父亲的眼里,儿子也许是他一生不变的牵挂和教化的责任所在。

父亲老了,长期糖尿病引发多重病痛使他难以提笔,电话的方便也使我懒于展笺。如今,父亲的愿望和约定,让我又重拾家书。父亲的家书语言简洁、信笺干净,所叙无非人生道理、社会百态和家长们里短……看着父亲那结构严谨而又锋芒凌厉的笔迹,父亲不再一如儿子眼中的那般苍老。

1200多年前,一场春雨让杜甫喜不自禁,诗兴盎然,一首《春夜喜雨》由此脍炙人口。父亲和我的这场约定,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“润物细无声”。



总第 6212 期  
配图 章丽珍  
投稿邮箱: essay@cnhb.com.cn

## 父爱的味道

□邵益

一个周末的清晨,被电话铃吵醒,是父亲打来的。刚接通,那边喊起来:“你们中午到家里来吃饭,我弄了条鲢鱼,野生的。”声音穿过清晨稀薄的气流,清脆激昂,夹杂着市场喧嚣的叫卖声,震得我耳膜嗡嗡响。没等开口,父亲又喊:“挂了。”然后,“啪”一声关掉了手机。

瞬间,周围安静下来,父亲肯定又很得意吧,想象着他提着大鲢鱼,站在家门口向街坊邻居炫耀的情景,不禁笑出声来。如果邻居何大妈或张大伯说上一句:“咋昨买到的啦?我怎么没碰到过?”父亲会瞟他一眼,点上一根烟,吸一口,一圈圈的烟雾“呼呼呼”地往上蹿,神气活现!真有那么“野生的”吗?我心存怀疑。

小时候,家旁边有一条六七米宽的大河直通几十公里远的后海,邻居叔叔常在这里捕鱼。他把一摞兜网放在靠岸边的河底,搁上一夜,第二天收起。每一次总能捕获很多小鱼小虾,以三四手指宽的河鲫鱼居多,偶然也有碗口大的小鳖。有时拿来给弟弟吃,据说专治小孩尿床。这才是真正野生的!

不过当时并不稀奇,河里多的是。然而时隔几十年,自家种的、河里捕的、纯天然无添加剂的,成了健康生活新时尚。这些,父亲一概称为“野生的”,在他眼里是最好的。

平时家里,父亲负责购菜,蔬菜地里有,主要买肉类和海鲜。除了本镇、邻镇的农贸市场和超市,父亲常到市区的半夜海鲜批发市场采购。我们劝他一家人吃不了那么多,不用如此折腾。可他是不依,说大市场里野生的多。每次去吃饭,父亲总会搬上几条鱼或泥鳅、黄鳝之类,郑重告

诉我们:这是野生的。然后不停地提醒我们多吃点,直到光盘,他才心满意足地出去串门。

中午到父母家,父亲正站在煤气灶前蒸鲢鱼。虽然热气弥漫,但透过玻璃锅盖,能看到金灿灿的一层油脂(老人认为汤汁越黄越浓,说明营养成分越高)。

“今天去早市,一眼就认定这条是野生的,那人说他亲手所抓。”父亲眯起眼睛笑,满脸得意。

“别又被忽悠了。”我调侃他。“这次不会。”父亲抿抿嘴,有点不好意思。

就在两个星期前,父亲从市场上拎来一只鳖,两斤多重,说是野生的,给全家补补。但母亲在宰杀时就断定是只养殖鳖,而且炖了几个小时,汤汁清水寡淡。母亲不由来气,说卖家肯定给了父亲一根烟,然后编几句话糊弄糊弄。估计被母亲说中了,父亲耷拉着头默默吸烟,香烟似乎被抽走了精神气,抖抖索索地往下斜,烟雾总也成不了圈,呛得他直咳嗽。

开饭了,父亲用抹布裹着刚出锅的一盆鲢鱼急急出来,隆重地放在餐桌中间,他倚在桌边,搓搓手,看着我,说:“试试,味道怎样?”于是,我拿起筷子撩开薄如细纱的鱼皮,挑起一片细白嫩肉,放进嘴巴,吧唧吧唧,咽下:

“哇,鲜,嫩,好吃!”味道的确不一样!

“好吃吧?是野生的吧!”父亲松了口气,呵呵笑,夹起一块给外孙,“大鲢鱼的营养胜过鳗哩。”然后,他开始讲如何一眼确定是野生的,如何和卖家讨价还价,一餐饭下来,重复了三遍。

其实现在没那么多“野生的”,也许加入了“父爱”这一调料,尝起来就特别有滋味吧!

## 三十年一会 同窗情

□叶燕飞

热心的三石建了个微信群,一呼百应,没几天就聚了一大拨同学,利平同学尤其激动:“三十年了!终于找到组织了!”同学情挺奇妙的,似乎是各自生计相忘于江湖,但一经联络,便熟捻如旧,能瞬间找到共同话题,昔日时光中的点滴青涩年华,雪泥鸿爪皆关彼此。辛夷坞《致青春》中有句话:“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,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。”自从有了平台,青葱岁月在我们的追忆中不断发酵,酿成九酝霞觞清香四溢。群上把盏终虚拟,就一致决定寻一个好地方叙旧撒欢去,毕业后三十年大学同学会就这么落定。

班长叫我为他搭配做主持,我百般推辞,虽说大学时得过演讲一等奖拉过小提琴跳过交谊舞,但如今形象登不了台面说话有上句没下句,实在难担重任。无奈文艺女青年的印象根深蒂固,我这鸭子还是被赶上了架。好在大家通融,说怎么着都成,我就拿着稿子扯着被空调吹得又干又涩的嗓门在那儿抚今追昔。班中三大美女为老师献了花,未能有这等荣幸的掌声啪啪甘当绿叶。五十女子不会为争妍斗艳费神,不过爱美的天性还是在的,摄影师全程跟着,姐妹们拍照的热情赛过烈日骄阳。谁设计了个好看的pose,都模仿着摆,还不羞不躁地齐出剪刀手一起装嫩;几条花丝巾,披着、搭着、举着,变着法儿摆弄,也不怕日盛三伏暑气熏。一致认为飞君的丝巾最绚丽,自称“七仙女”的几位不管高矮胖瘦,轮着举之过头顶。丝巾迎风飘扬,海塘边落日轻舟背景下,“仙女们”心满意足留了影。到了沙滩,女同学们也不闲着,赤了脚三五成群做造型,把摄影师忙得团团转。三位恩师被支使着看包看鞋,亏他们刚才还“朴实重情”地对我们好一番夸,谁叫他们慈眉善目如父如兄呢。

筹备组成员由四个男同学组成,没有一个女性参与具体工作,据说这是盛大聚会中绝无仅有的。布置会场,联系餐饮,安排游乐,指挥接送,挑选礼品,甚至还搜集老照片配上《再回首》做成PPT来煽情,细腻得让所有女同学自叹不如。当大巴小心地避开与其他车辆的交汇勉强驶进鸡笼饭庄不大的院子,大家充分见识了四个大男人非同一般的能耐。在这么个犄角旮旯,大伙吃上了沙里种出的花生、纯手工制作的香干、以祖传方法保鲜一季半载不走味的螃蟹鲳鱼黄婆鸡——休渔期本是没有这等口福的。吃得兴起,决定颁给四位“劳苦功高奖”,清啤一杯作奖品,还顺带着把在一旁艳羡不已的“仙女们”也奖了,名目顺口就来,什么“最佳风姿奖”“最佳发烧友奖”(高烧38度坚持来相会)。我得了个“金话筒奖”,一杯啤酒下肚,瞬时脚步轻盈掂不准自己的分量了。

微信群起了大作用,老故事、新段子轮番凑热闹。首先翻出来的笑话是有关秀余同学的,其名本大气,大概是贾雨村那篇“正邪搏击揪发”中的意思,意为“所余之秀,漫无所归,遂为甘露,为和风,洽然溉及四海”,可大家偏给个“秀气有余”的俗解,于是开学第一天他被安排到淑华上铺,差点与9位女生同室共眠,好在秀余厚道,若是潜伏下来,岂不把一室春光都阅了去;老朱对王老师颇有微词,当初心仪的才女被王老师表扬得成了N多女生的女神,从此可望而不可及。还有曾经在海誓山盟后分道扬镳的,如今也能相逢一笑释前嫌,三十年的时光足以让人明白总有一些不得已令相爱的两人只能远望,即使曾经沧海难为水。

两天同学会道不尽三十年的枝枝节节,惜别时,师生互道珍重,共表和平心愿。年过五十甚或已逾古稀,见多了世事变化,深知唯有世界和平、人生安康,才能长长久久共享人生乐事。